

1
11

2.

—

蘭亭考卷六

審定上

蘭亭脩禊序世所傳本尤多而皆不同蓋唐數家所臨也其轉相傳模失真彌遠然時時猶有可喜處豈其筆法或得其一二耶想其真蹟宜如何也哉世言真本葬在昭陵唐末之亂昭陵為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而棄之於是魏晉以

桑

世昌集



來諸賢墨迹遂復流落於人間本朝
太宗皇帝時倣摹所得集以為十卷俾模
傳之數以分賜近臣今公卿家所有法帖
是也然獨蘭亭真本亡矣故不得列於法
帖以傳今予所得皆人家舊所藏者雖筆
畫不同聊並列之以見其各有所得至於
真偽優劣覽者當自擇焉其前一本流俗
所傳不記其所得其二得於殿中丞王廣
淵其三得於故相王沂公家又有別本在

定州民家二家各自有石較其本纖毫
異故錄其四得於三司蔡給事君謨世所
傳本不出乎此其或尚有所未傳更俟博

歐陽文忠
公集古錄

真本已入昭陵後世徒見此而已然此本最善
月逾遠當復闕壞後生所見愈微逾踈
矣東坡外寄所記改作因寄於今所欣改
作向之豈不哀哉改作痛哉良可悲也改
作悲夫有感於斯改作斯文允塗兩字改

六字注四字曾不知老之將至誤作僧已
為陳迹誤作以亦猶今之視昔誤作由舊
說此文字有重者皆訪別體而之字最多
今此之字頗有同者又嘗見一本比此微
加楷疑此起草也然放曠自得不及此本
遠矣子由自河朔持歸寶月大師惟簡請
其本令左繇僧意祖摹刻于石軾書朔本
治平四年九月十五日

蘭亭模本祕閣一本蘇才翁家一本周越一本

有法度精神餘不足觀也石本唯此書至
佳淡墨稍肥字尤美健可愛或云出於河
北李學究家今王公和所藏也蔡襄

蘭亭禊飲詩叙二本前一本是都下人家用定
武舊石刻摹入木板者頗得筆意亦可玩
也一本以門下蘇侍郎所藏唐人臨寫墨
跡刻之成都者中有數字極瘦勁不允東
坡謂此本乃絕倫也然此本瘦字時有筆
弱骨肉不相宜稱處竟是常山石刻優爾

為張熙
載書

此蘭亭詩叙筆意清峻和暢佳石刻也恨墨本者著墨瀋太深失其微細筆畫耳余舊有淡墨數本頗見古人用筆起倒兒輩不解珍惜有乞書者輒與之今家書中絕一空也跋重刻定武天字不全本
此本以定州蘭亭土中所得石摹入棠梨板者字雖肥骨肉相稱觀其筆意右軍清真風流氣韻冠映一世可想見也今時論書者

憎肥而喜瘦黨同而妬異曾不夢見右軍脚汗氣豈可言用筆法耶元符三年四月

甲辰涪翁題棠梨板木

紹聖元年六月上藍院南軒同程正輔觀唐本

蘭亭雖姿媚不及定州石刻清勁然亦自有勝處洛神賦余嘗疑非王令遺筆豈右本既零落後人附託之耶周越少收斂筆勢亦可及此跋唐本

褚庭誨所臨極肥而雒陽張景元斲地得闕石

極瘦定武本則肥不剩肉瘦不露骨猶可想見其風三石刻皆有佳處不必寶已有而非他也並山谷

宗室叔盜收蘭亭差不及吾家本在舜欽本上因重背易其故背紙遂乏精彩然在都門最為佳本王鞏見求余家印本日此湯普徹所摹與贈王詵家摹本一同今甚思之欲得以自解耳錢塘關景仁收唐石本蘭亭佳於定本不及此板本也

右米氏祕玩天下法書第一唐太宗既獲此書使起居郎褚遂良檢校馮承素韓道政趙模諸葛貞之流撫賜王公貴人見于張彥遠法書要錄此軸有蘇氏故題為褚遂良撫觀其意易改誤數字真是褚法皆率意落筆所書餘字皆勾填清潤有秀氣轉摺毫銚備盡與真無異非深知書者所不能到世俗所收或肥或瘦乃是工人所作正以此本為定崇寧壬午閏六月大江濟川亭

艤寶晉齋鯉對紫金群山迎快風避暑九日
手裝 其後缺四言十六句待後錄之補足可也

蘇耆家第二本少長字世傳本衆皆不及長字
其中二筆相近末後捺筆鈎迴筆鋒直至
起筆處懷字內折筆摺筆抹筆皆轉側偏
而見鋒斲字內斤字足字轉筆賊毫隨之
於研筆處賊毫直出其中世之摹本未嘗
有也

褚遂良所臨黃素至欣字合縫用證摹本僧字

古蘭果徐僧權書縫也

蘭亭序第一本爲古今冠與余所獲蘇中令家

貞觀名手摸無少異襄陽米芾

芾頓首再拜此得謝安帖李公炤家者作一贊
發笑不知何時得公一見又得唐刻本蘭
亭絲髮不差遂用其本刻成今天下惟此
本矣希一賞發論與公俱老矣自此願留
心書畫以了殘年餘事徒敝精神如何如
何芾惶恐 並寶晉齋

蘭亭脩禊前序世傳隋僧智永臨寫後序唐僧
懷仁素牋麻所書共成一軸永嘉太守待
制程公見賞歎刻之樂石與天下後世知
有筆蘭亭法者共之虞褚輩多臨蘭亭而
求師實右軍末裔頗能傳其家法故此書
活動宛有迴鸞返鵠之意較之世間石本
何啻九牛一毛耶懷仁唐書僧號能集右軍
書者首尾映帶誠為尤物錢塘吳說
右蘭亭右刻得於周延雋仲章少卿之子衍仲

章父安惠公起

真廟朝任樞密副使同寇萊公丁晉公執
政立朝不阿為晉公所忌仲章與臨川王
荆公厚善因表其墓安惠公弟越皆著書
名大觀己丑先子守新安衍幕官安惠公
所藏妙墨祕玩尚多存者蓋仲章能以翰
墨世其家故衍守之不墜而蘭亭古本尤
所珍惜以余酷愛久以見贈雖兵火艱難
未始不相隨也子孫寶之曾叔彥思題

紹興

大父

癸酉七月五日

正國調京師謁徐神翁至寶籙宮前逢道

人持一瓢一軸求售迺蘭亭序也後有貞

觀小印歐陽文忠公孫文懿公拈趙康靖

公槩胡文恭公宿在翰苑時題識道人笑

曰欲易袍且陳蘭亭真贋之辯歷歷有據

以一褐酬之携歸高郵示秦太虛太虛驚

歎且跋其後建炎南渡莫知存在桑氏筆記

陶隱君論逸少書云吳興以前諸迹未至絕倫

凡好迹皆會稽時永和十許年中書又自

誓墓後益自珍不復為人書則蘭亭古今

獨貴固宜今本在世非一結體亦異書家

得褚庭誨所臨恨太肥洛人張景先得關

石本又恨太瘦惟定武本肥瘠得中今觀

此軸豐而不餘瘠而不窘不失筆意端可

冠冕衆本也葛立方題洪度善本

司業汪逵家藏楔叙至多內一軸首跋乃康叔

可次有二跋云此本金石之祕寶也宜十

襲藏之紹興丙辰季夏十有一日觀于資

善堂武陽朱震書曲水序自薛氏易古石

刻亂真者多此本誠可寶也紹興六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資善堂觀冲侍讀又續

璋印章印跋尾合縫有康伯可印

唐文皇初得此叙命歐褚趙模馮承素韓政諸

葛承正榻本以賜群臣故傳於世數本歐

陽公集古不錄定武本謂與王沂公家所

刻不異自山谷嘉定武本以為肥不剩肉

瘦不露骨於是士大夫爭寶之其實或肥

或瘦皆有佳處此本差肥而最有精神號

唐古本或云在永興年若定武自有三本

獨民間李氏本為勝其餘用李本再刻益

瘦細矣尤衰汪氏藏本

定武之說不一有李學究所藏見春渚記聞有

孟水清所獻見姚氏叢語又集古所錄四

本其得於王文公家者與定武民間兩本

分毫不異當時自有數本明矣今所見之

種或闕或字字而字本又有肥瘦之異世皆

以定武目之筆法相去不遠皆是舊刻而

薛氏所摹易偶是闕本或者遂以字闕辨

先後而謂薛氏鑿去五字以自別未為至

論然校三本之優劣則肥而字者最得運

筆意薛道祖籤題為唐古本乃此本也尤

為可寶王厚之淳熙戊戌五月甲寅

自承平時中山石刻屢為好事者負去如此本

固已不易得况太行北嶽墮胡塵中已五

十年手撫卷太息陸游

觀王順伯袁起巖論蘭亭序如尤延之著語猶

未免有疑論余乃安敢復措說於其間但

味務觀之言亦復慨然有楚囚之歎耳朱

熹

蘭亭刻石雖佳木皆不免有可恨此唐人響榻

乃獨縱橫放肆不為法度拘窘猶可想見

繭紙故書之超軼絕塵也其後書乾符元

年三月而觀者或以不與史合為疑予按

出然俱不逮定武本也此本予得之江南
真定武古本云兵火蹂躪之餘世益難得
尤為可貴也澹巖老人書

紹興己未十一月三十日

余嘗從王順伯求觀其所藏蘭亭二本相類而
差肥一本瘦勁尤延之謂瘦者乃真定武
本而順伯則主肥者二公皆好古博雅其
辨古刻之真偽皆為後輩所推今不同如
此孰能決之此本乃類其瘦者順伯既著
語矣盍就延之而正焉以究其說

陸九淵

蘭亭舊刻此本最勝而世貴定武本特因山谷

之論爾余在中祕見唐人臨本皆肥以揚
擢所藏薛道祖所題本驗之實唐古本也
而近世以此為定武則誤矣余凡見前輩
所跋定武本悉有依據不敢臆斷其湍流
帶右天五字皆損後有見余所嘗見者當
自識之難以筆舌辨也尤哀

舊見里中人藏此本卷末有何子楚跋語云石
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國貨圖書至真定

德光死漢祖起太原遂棄此石于中山慶曆中其石歸李學究李死其子始摹以售人後負官緡宋景文爲帥出公帑代輪取石匣藏庫中非交舊莫得見熙寧中薛師正爲守其子紹彭別刻本易歸長安大觀間詔取石龕置宣和殿丙午與岐陽石鼓俱載以比子楚余不熟其爲人而其說之詳如此恐或有所傳承也晚又得姚令升跋范元卿卽中本云慶曆中宋景文爲定

帥有遊子携此石走四方最後死營妓伶人盂水清取以獻子京愛而不受留之公帑元豐中薛師正爲帥始携石去其長子留贖本于郡鏡去湍流帶右天五字以爲驗令升之說如此顧何與君山不合未知孰是順伯出此本欲余着語余曰右軍落筆時真有神助醒後更寫數十本皆不及想其妙處雖右軍自不能形容余尚何言輒書所聞二說于後期與博聞君子共考訂之沈揆

紹興初遣中貴衛茂實交河南地界
是時講好之初人使往來中都官關
尚容觀瞻衛因與同事趙彥恬遍歷
其間至一閣壁度上有小匣

徽皇御筆題云其定武蘭亭整有十軸
遂置其匣袖之以歸使回各藏其一餘
皆上之九重世昌嘗見其孫監丞言此

定武蘭亭叙熙寧中薛師正為帥其子紹彭竊
歸洛陽斲損湍流帶右天數字以惑人宣

和間歸御府建炎初宗澤送之維陽虜
騎焚維揚方不知所在此本未斲損乃舊
日定武所拓無可貴重黃太史謂肥不剩
肉瘦不露骨謂此帖也臨川王厚之跋長興施
本氏

唐太宗得右軍蘭亭序真蹟使趙模榻以十本
賜方鎮惟定武用玉石刻之文宗朝舒元
輿作牡丹賦刻之碑陰事見墨藪今墨藪
世號定武本薛似尚書之為帥求之不得

其猶子紹彭索公厨有石鎮肉乃刻牡丹
賦於背者道祖別刻石以易之携玉石歸
長安宣和中詔取之乃連夜墨榻冀得多
蓄流傳人間每疊三紙加檀墨焉故最下
近石字肉爲真在上二紙字畫愈細浙西都
監楊伯時與薛氏孫爲工部郎經同爲曹氏
壻得薛氏本題清閔堂法書墨本最爲近
古今亡之聞爲某人借去某人者死問其子
不知所在淳熙甲辰春與伯時相遇於臨安

得其厓略再見於京口復扣其詳云爾因
錄所聞書之薛道祖本後周勳

去年使虜還定武送伴以民間所藏書本見示
正類此若郡所持售者又不及府治續刻
本因書于後永嘉許及之

紹熙甲寅
九月望日

必大與子中兄自少喜收法書前後得契帖以
十數共評游氏所藏謂謝脫拘束而動容
周旋以印印泥不無慝當筆意奕奕妙
入神品蓋傳於今者惟定武瘦本最佳茲

其一也周必大題

慶元丁巳臘月丁酉

南華以副墨為子洛誦為孫予亦謂前賢筆蹟真者當祖之臨者宜孫之既鐫之石又博之摹本其屬猶近繼此益遠矣今定武蘭亭帖其去昭陵所得殆曾孫行耶予竊傷之昭陵蠶紙既受發藏之辱定武堅珉又遭腥羶之禍獨其曾孫得至衣冠禮樂之地而見貴於中華士大夫之筆復三歎而與之喜又聞定武珍其石恐碑上損之故

摹不多淡且有二本其一頗瘠此豈淡而瘠者乎其骨相必肖其祖見者當默識之

豫章京鏗題

慶元戊午長至日

蘭亭脩禊叙世固不乏特佳本則精神煥發意態橫生平生所閱亦多然如此本不過五六與宿得於蘇魏公家本爭雄長皆熙寧以前所拓山谷所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正此帖也吳興施宿題以上六跋續得於祖武本後

蘭亭莫昭陵真蹟不復出模勒豈無誤拓本徒

蘭亭 髣髴能解此意然後可與語蘭亭也流俗
不察獨取定武本為真妄矣予頃見唐刻
本有二一是正觀間石刻一是泗南山杜
氏所藏板本崇觀初米老嘗模刻于寶晉
號為三米蘭亭鋒勢筆法絕不類他本區
寶愛定武本者是不知有唐刻本也大抵
墨蹟與碑刻差繆豈止有千百里之遠粗
能存其典刑而已何必高貲厚遺爭相搜
訪苟或得之自謂獲真本者是尤可咲也

玩古主人蔡山父題

陶安古本

定武蘭亭石刻富春何子楚能道其詳唐日正
本石晉末耶律德光輦而歸弃之中山為
土人李學究所得韓魏公索之急李瘞諸
地中而別刻以獻李死其子乃出之宋景
文公始買置公帑後為薛紹彭換取至大
觀間遂入宣和殿靖康中竟落北方故世
傳定武者有二今宜中所藏兩卷此其善
者也

容齋跋定武本

市馬以神駿為主無問屈冀觀婦人以美為主

無問燕越書亦然順伯所藏脩禊兩副本

皆適萃精麗凜乎其生意存不必深辨為

定武否也同上跋王順伯別本

定武本自承平時已不易得况今日乎書學失

其傳久矣楷法出蘭亭近世以書名家者

返不知也贊皇李處全題定武舊本

蘭亭叙右軍得意書唐虞世南輩皆嘗摹傳兵

火之餘所存亡幾宣城太守趙公介然聞

宗人明遠有舊藏者出而觀之謂真虞永

興本也命勒于石元勛不伐趙明遠本紹興五年三月

庚寅

逸少蘭亭叙曾祖翰林所傳先王國中舊書實

唐刻也元與樂毅論同卷今釐為二宣和

元年十二月曾郡守錢伯定遜叔記逮炎

二年五月廿八日丹陽郡齋雨中與李成

季賞鑒刻參校六七字不同李成季賞

鑒刻今附卷末蘭亭刻舊今不知所在

於士大夫家者凡三本此最為真樂靜堂

成季題漢李公昭玘項在彭門見醫者田務

本家蕭生取蘭亭圖風神蕭灑不類塵俗

中物為題其後云見贊田生以余賞之轉

祕其畫然畫實奇手也適道于姓出蘭亭

古帖見伯父舍人公跋其謂所見三本此

本最真伯父蓄此帖當增九鼎之重矣適

道其實之勿輕以示人他日隨銀盃羽化

當思僕言政和丁酉五月此帖本濟北于

朔雲龕小隱書

氏舊物余頃跋其後戒其勿輕以示人意

謂于氏不能有也後十二年而當建炎二

年余自山陽來嘉禾道過丹徒帥守遜叔

侍郎出以示余觀伯父手澤并舊題恍然

如隔世其間得喪存沒事亦何限而余亦

老矣且知于氏果不能有也感物化之無

常悼歲月之遷流為之增慨十一月三日

巨野李邴漢老書比年石刻燔毀略盡此

本獨有存疑有神物護持韓駒丹陽蘇

子美家所收褚遂良臨正觀蘭亭正類錢
氏國中舊書與今世間所傳異矣曾軒蘭
亭脩禊叙真蹟陪葬昭陵世所傳摹刻皆
唐人臨寫雖工拙不同要皆可觀比其一
也紹興乙丑得之蔡蓮直夫曰下潯叟此
王承可蘇緯觀黃叔文觀王安國朱
輔戊辰十月廿六日觀于五羊郡齋此本
攻媿齋

蘭亭考卷六

蘭亭考卷七

審定下

桑世昌集

黃伯思法帖刊誤曰讀蘭亭者以不知老之將
至旁一僧字為作曾字案古蘭亭本二十
八行至十四行間特濶者蓋接紙處與不
知字適在此行之末梁舍人徐僧權於其
旁著名謂之押縫梁御府中法書率如此
僧字下亡其權字世人殊不知此乃云僧

者曾之誤因讀為曾不知老之將至案晉
史逸少傳及書錄第十卷皆載此叙但云
不知老之將至並無曾字益可是正
蘭亭帖無如定武本此本不失古意疑百餘年

物朱翌

舊藏蘭亭叙三本治平間蘇黃門自河朔持歸
東坡先生謂疑是起草者後僧義祖摹刻
石本其一也又定武石刻黃太史云肥不
剝肉瘦不露骨者又唐正觀中摹永禪師

石本凡三也中原喪禮皆失之渡江來得
晉陵胡定安家薛氏定武摹本與今石刻
大略相似而此字畫尤近東萊蔡安強書
蘭亭石刻定武兩本以前後分真贋此其最前
者視諸本為冠張澄題

蘭亭所傳智永與唐諸公臨摹者也而以定武
本為最襄陽張嶠巨山紹興戊午八月二十六日
古今書稱右軍為首正書見曹娥碑妙絕超古
與鍾元常抗衡三十年猶及識于河南王

晉王家黃庭經樂毅論若兩手行書見

蘭亭序高風勝韻為一代冠太宗褚遂良

摹勒賜近臣此本蓋有苗裔耶洛陽李處

權跋日戊午中秋前三
上姚偓本

順伯好石刻成癖蘭亭善本收至三四未已余

家無一名帖顧心好之把玩不忍去手雖

未若順伯之膏肓然疾在腠理矣所謂不

治將深者邪四明樓鑰大防

蘭亭叙逸少得意書後賢多臨寫石本數十以

定武本為勝石歸薛氏亂後便復難得熟

閱悵然維揚朱犯同儒題於錢塘

米南宮謂蘭亭叙為行書第一黃太史謂蘭亭

叙摹寫或失之肥瘦要當以心會其妙處

二公之論古今無以加也世所貴者定武

本以定武本之最善者鄭伯肅恭老

定武蘭亭舊本在承平時已不易得薛師正之

子紹彭刻他本易去而於舊石斷損數字

以惑人後此石龕置宣和殿壁渡江以來

士大夫家允得此本悉指為定武本不但
肥瘦不同而精彩頓異其竹字託字宛轉
處與夫字人字末筆意態橫生非他本可
及比斷去本自不多見况未經薛氏所斷
之本乎此本舊所拓尤可貴余見蘭亭叙
多矣此特一二見爾尤衮延之題

本淳熙丙午
季夏望日

唐文皇既得脩禊序命趙模韓道政諸葛禎馮
承素榻賜諸王近臣虞褚歐陽各有臨跡

至今不知幾本而獨貴定武刻順伯諸本
皆佳顧以字肥而不刪者為定武則與余
所見特異楊揔伯時有薛道祖親僉題一
本正肥云是唐古本平生所見前輩所跋
定武本皆有依據一畢少董家賜本一蔣
丞相家米元章諸人跋本一張文潛家王
岐公跋本最後見澄江呂氏舒王所跋與
此本無毫髮異其刻缺處正同益信山谷
所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者後有識者當

賞予知言尤表

順伯第二本淳熙四年仲春望日

定武蘭亭叙凡三本其一李學究本傳為陳僧

道衡上
是道祖

法極字智永所撫薛道衡別刻本易以歸

長安宣和間歸御府前本是也其二字肥

有鋒鏗道祖別刻留定武與前本方駕人

多誤為舊本非也其三崇山字中斷字差

瘦勁得於脩城役夫後藏康惟章伯可家

伯可云舊刻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宋元

功云嘗從使虜間在中京楊伯時云與薛

氏為姻家定武本以玉石刻舒元輿牡丹

賦併記之聊廣異聞右北平榮芭題淳熙

年五月十三日

舊聞薛師正師定武得修禊序石于殺胡林乞

墨本者狎至薛惡敲聲刊別本以授之時

已二刻其子紹彭又摹易元本以歸自是

定武所刻凡二本政非舊物也今觀順伯

所藏亦未敢以薛氏刊本為證然在等輩

實稱第一余雖嗜此所蓄未敢自信當訪

佳本求正於順伯建安袁說友跋淳熙戊戌二月

望日

慶曆中宋景公帥定武有舉子携此石至郡死於營妓家樂營吏號河水清者見而識之取獻景文景文喜甚不敢私有留于公帑世謂之定本後薛道祖撫換以歸長安宣和中詔取舊石置睿思殿嘗以墨本分賜近臣時先君通籍殿中遂得此本間關兵火中迄今數十年祕藏不墜精神煥

發豈有物護持耶榮次新所藏本

淳熙三年八月

曾大父得侍

徽祖經帷獲賜書畫金石刻數十定武蘭

亭其一也紹興辛巳虜破歷陽書卷俱燼

今見榮氏所寶不勝慨歎音同敦願書

乾道辛卯正月十三日

外兄王嘉叟處藏蘭亭序云初寮先生得於

天上與此無異平時所見惟二本爾單懷

李耆俊題

淳熙丁酉立秋

熙寧末滕章敏帥定武大父以莫府

時蘭亭

叙石刻留郡齋世人未知貴也大父撫十
餘本後十年薛師正分聞遂為其子道祖
易去天下翕然欲得而不可矣南渡以來
僕家僅得一本深寶惜之未嘗妄以示人
今觀榮次新所藏略無毫髮之異信可賞
也汝陰王明清識軋道己丑暮春庚戌

蘭亭得於薛氏最善薛與西京王參政家世為

婚姻所藏二百本伯父伯兄皆壻王氏崇

觀間分二十本余得其一南渡以來所見

雖多大抵皆晚故多剝缺然今亦未易得

沈端節約之識

淳熙乙亥十月既望

修禊序唐人所摹最有典刑者李學究得此石

携以遊四方而終於定武宋景文為帥取

而龕之郡齋遂以定武本著名於世熙寧

中薛師正之子道祖模刻贗本易取歸洛

欲掩其跡而於携去之石鏡損湍流帶右

天數字以為異其跡終不可掩宣和間竟
歸天上其始末大略如此其獨冠於他本
者山谷所謂肥不剩肉瘦不露骨蓋其髣
髴矣此紙乃未歸薛氏時所摹尤為可寶
王厚之書 慶元丁巳
下元日

定武蘭亭為薛師正之子紹彭易去宣和初其

弟嗣昌獻于天上

徽宗命龕置睿思東閣壁靖康亂獨此石
弃不取

高宗駐驛廣陵宗澤居守東都見之遣騎
馳進未逾月復南寇 大駕幸浙失之紹

興中向子固叔堅帥淮南密旨令搜訪不
獲其後叔堅遭臺評以謂窮窘藏掘地

土蓋繇此紹熙壬子夏覓官脩門與順伯
言此世所未聞當識之所藏舊本之左斯
碑紙乃越竹豈非維揚撫打者歟中元日
汝陰王明清題于寓舍芙蓉閣

蘭亭叙肥不剩肉瘦不露骨如山谷語頗似定

本但以越紙拓故多疑之今觀王仲言所
聞殆幾是耶尤袤觀

脩禊帖李中甫用定武本刻於寧海官舍所貴
定武本者以其鐫刻精好不失右軍筆意
而已中甫新刊或病其不能皆備衆體故
為之解嘲曾槃樂道題

蘭亭以定武為第一而定武復有二本真刻為
薛氏藏去而以模本刻定武比於吳傳朋
處見真定武本略不與他本相侔此其次

也襄潭張嶠巨山書

紹興丁卯孟夏十四
日平仲必毛平仲此

刻今在趙
仁仲家前

世傳逸少書帖外惟有蘭亭禊飲序樂毅論黃
庭遺教四本蘭亭樂毅臨摹失真遠矣而
英姿逸韻雅有存者譬如忠臣義士壞偉
絕特之才雖放棄江海形骸憔悴而威儀
詞令毅然不撓猶足以度越庸人無數也
而黃庭遺教皆非逸少之跡歐陽文忠公
以謂黃庭特後人緣山陰換鵝事附益所

遺教出於唐寫經手余始聞而疑焉及
精考蘭亭樂毅然後知文忠之言為不謬
也高郵秦觀太虛題

右淮海先生黃素上所書蘭亭叙并題
跋集中不載真蹟今藏高郵勾氏壽南
家濟北晁子綺摹以入石曰書絕句云少
游寫就蘭亭序逸韻英姿殆昔人我祖
同為長公客每於翰墨契精神但太虛
新書誤增一曾字入行間豈本於東坡耶

山陰以蘭亭重蘭亭以禊帖顯蘭亭故迹雖存

而禊帖獨無善本日以定武古本刊諸石

廣平李洪書

慶元庚申仲春旦日李又嘗刻一本在安慶府云得于故家

歐陽公集古今石刻可謂博而精矣而定武蘭

亭不見其可貴豈其時善本尚多更有出

定武之右耶此本肥瘦纖穠皆得其所而

法度森嚴典刑具存真定武舊刻也周紫

芝題

紹熙甲寅平月一日

定武蘭亭余家所蓄數十本雖肥瘦勁弱不同

而各有所長張顏書顏楊伯時本慶元已未四月

余家有定武李氏所藏本世稱善本日見此刻

略無少異衛經書慶元已未仲夏

硬黃既不可得定帖獲其真者亦希矣清閣

山陰馮氏本跋云熙寧二年五月四日時在瓦

橋晁端彥美叔題次道書蘇易簡翰林所作

一篇元豐元年閏正月晦日謁叔度日書

之常山宋敏求元豐七年十月九日夜觀

蘭亭見次道手墨令人慨慕端彥題

此本有晁叔美宋次道跋為可寶宋所書

蘇公詩乃參政易簡題其家所藏唐人摹

本絹素上書今藏太常博士汪逵李路家

余嘗見之第二本與楊柳伯時所藏薛道

祖題親正同以為唐古本云尤哀題

蘭亭四本上還昔有唐刻妙甚兵火散失

長懷惘惘得觀諸本頗覺神明還觀第一

者竒絕不敢奪愛欲求第二者一本不審

可否音同儒再拜達道機宜朝奉親友

光宗諱

達道曾任宗丞知復州諱至游傳其子鏗字仲桑今在其孫詢之處

姜夔藏本有四其一題云蘭亭乃是舊本今定

州贗本略以十數亦各有好處然余輒能辨之黃庭堅周翰嘗觀姜跋云嘉泰壬戌人山谷跋乃少年書已得永和筆法周翰者女及甫之字今此本歸檢正黃肇家或

云姜以他本

汝陽閻孝忠資道元符戊寅秋七月晦日謁道

憺聽琴畢覽蘭亭華陽王晉之乙酉十月二十八日

此石今遂歸長安薛氏世所有旨模榻而

已葛次顏題第二本姜跋云紹聖三年六月一日因得秦璽改元元狩

戊寅崇寧四年龍集乙酉是時定武舊刻猶在薛氏未歸御府

靖康後舊刻無幾余收八帖皆故家物字體筆

法與損缺處校之只一石爾惟肥瘦不同

爾流俗不識妙處但以其無皴剥古意豈

能辨前代所摹石未漫滅時本哉單丙文

書于漢江舟中第三本紹熙壬子至後三日

都下有董承旨者其先任定武藏禊帖甚富紹

興中有中貴任道源欲盡買之不許後尚

方取去百本酬以僧牒時有堂後官高良
臣及臺史盧宗邁皆得之高盧死出以轉
售故吾得之皆熙豐以前舊拓本五字不
損紙墨如新未經裝者末後尚有一空行
姑存之亦驗定刻之一助第四本嘉定
二年長至日
永和之刻歷代所寶前賢論訂當以東坡為是

正

亭

羲之蘭之記自永嘉亂亡其石癸卯歲僕游定
武聞富人李氏得之府帥下教則得墨本

一二而已因授于尚書王公使勒於琅邪
之石以大觀者焉守永陽郡杜符卿題甲辰

秋重
陽日

近見馮達道所藏蘭亭使人欲起拜留觀百餘

日迺歸之今又得觀孟達本清瘦勁拔亦

其流亞也陸游務觀嘉泰二年
重午日

脩禊序乃留定武未歸薛氏本承平日已不易

得况今日乎臨川王厚之跋高續
古本

蘭亭以起草本為第一先公嘗言云末後空一

行者是初得邵氏刻本有勳字圓印在空
中又於姜堯章處見一本亦然司馬遵

康惟章官定武與字文粹中蘇叔黨田元邈劉
無言論蘭亭惟章云蘭亭各有佳處至於
點畫相去毫釐以為優劣此非具眼不能
辨也乃出篋中所有百本云此皆得定武
舊本非不嘉顧皆在二刻後爾惟章次子
名復用此

說跋高氏
所藏本

刻知右軍臨鍾繇墓田帖長安范氏玉石褚

河南靈寶經變相小楷祕閣開皇右軍諸
帖與定武蘭亭則石工妙矣高氏所藏蘭
亭舊本歲久斷爛僅可標軸而意韻態度
邈焉高古如晉宋間人物風流超逸後人
皆不可及此本紙墨俱稍而筆法備具
精神氣骨有跳天臥閣之雄觀之可喜可
愕及與舊本並觀之則品格標韻似覺少
低然皆佳本洛人康復紹熙癸丑
上元日
龍乘雲氣而上天鳳凰翔于千仞今見舊定本

蘭亭其猶龍鳳耶

陸游 慶元丙辰二月十一日

王逸少一不得意誓墓不出遂終其身子敬荅

殿榜之請辭意峻甚豈知世間有得喪禍福哉以此學二王書庶幾得之若不辨此雖家藏昭陵繭帛真蹟字字而講之筆筆而求之去蘭亭愈遠矣謂予不信有如大

江陸游

六一翁集古所錄本四而定刻終居其一米南宮所藏以唐本為最優定刻次之物價豈

有常哉存夫人而已

李蕪蘭渚輯錄小叙

蔡山甫論蘭亭以古本為右云區區寶愛定武

本者是不知有唐刻本也此亦頗鍼流俗之膏育聳豐

淳熙壬寅上巳飲禊會稽郡治之西園既玩順

伯所藏蘭亭叙兩軸知所謂世殊事異亦將有感於斯文者猶信及覽諸人跋語又知不獨會禮為聚訟也附書其後尤以發來者之一笑或者猶以牋奏功名語右軍

是殆見其杜德機耳晦翁

讀右軍牋奏見其錯綜機務使逢其時能發明

功名著見於世矣蘭亭禊序蓋國風兔爰

之倫千載而下迺獨以其書傳因見王順

伯定武舊本重為慨然陳傳良跋淳熙四年十月

二十一日

近世論蘭亭叙感事興懷太悲蕭統所不取與

斜川詩縱情忘憂相去遠甚此似未識二

人面目斜川詩與風雅同趣固當別論若

逸少論議於晉人最為根據觀其與商深

源謝安石會稽王書可見舉世玄學方盛

誰不能為一死生齊彭殤之言顧獨以陳

迹為感慨死生為可痛何也詩三百篇感

思憂傷聖人不廢約之止乎禮義以不失

性情之正此先王立人紀之大防也若夫

遣情於事外忘趣於情表晉之以淪胥矣

尚忍聞之哉東坡反蘭亭意為赤壁賦其

詞飄飄高遠終近蒙莊之氣象與玄學不

相似逸少此文必有能辨之者 陳謙

比本所從得題識號澹巖老人者故右丞張激

也見門審距今五六十餘年矣及郭由中乙丑

米元暉丙寅歲月皆可次第余既未能知

書姑信其遠者則此帖貴矣 游帖

修楔叙是右軍得意處當落筆時自有神助醒

後更寫十數本終莫能及此豈當以筆畫

求哉山谷晚得定武本已僅能髣髴存筆

意今距山谷又幾何時商權真贋大似遂

塊摹寫肥瘦各自成妍當時存之於心會

其妙處爾解賞此語許渠具一隻眼 羅點

跋簡獻王得豪書之妙專以晉右軍王羲之為

法以極其變化至蘭亭脩楔叙樂毅論又

王所愛玩遺墨藏家廟者今雖僅存游嘗

獲觀皆奇麗超絕動心駭目王之孫不流

以從官長東諸侯懼家書不能盡見奇

蹟迺諏良工併刻樂石置會稽郡齋而屬

書其後 陸游

寶圖 合 凡 四 廿 天 出 閣 筆 而

寶劍

分識者知其必合凡物在天地間離而復會若有數焉余始得蔡君謨字二紙甚愛之恨不見所跋唐榻賜蘭亭本及魯公與澄師大德帖可稽其始末越數年僚友石德興過余偶於卷軸中見之愕然良久曰吾家舊物却有此二本而無蔡跋乃取其遺余以足之相與賞異第不知何時析而為二今茲復會其適然耶其默有數耶紹熙辛亥余守會稽因併刊之郡齋為此

邦佳話云

王信

蘭亭考卷七

蘭亭考卷八

推評

太平廣記載唐太宗遣蕭翼購蘭亭叙事益
譎以出之輒歎息曰蘭亭叙若是貴耶至
使萬乘之主捐信於匹夫傳稱子貢詐而
存魯弦高誕而存鄭遺一言之細建二國
之業猶不可以為常以太宗之賢巍巍乎
近古所無柰何溺小嗜好而輕喪其大哉

桑

世昌集

晚多閑居頗屏世好獨於古人筆墨之遺
愛而不能置顧甚於小年喜官爵遲莫營
田宅者與前論異矣因誦白居易七德歌
曰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怨
女三千放出宮死囚四百來歸獄復歎曰
太宗以一旅取天下惟信爾夫不吝三千
女而放出宮自信也不約四百囚而來歸
獄人信也晉舍原何足道哉全魯有鄭利
重於譎也愛蘭亭叙事小於欺也其老而

將傳至從其子求書從葬亦累矣累物均
病於行若太宗不累者大累者小則世將
曰此何足以論諸信不信之間士之行已
亦若此而已然則此書雖以石刻傳可寶
也崇寧丙戌前冬至五日東臯流憇洞李
季良出之晁補之題記

陳正敏遜齋閑覽載其季父虛中語云右軍蘭
亭記其文甚麗但天朗氣清自是秋景以
此不入選而正敏又謂絲竹管絃亦重複

豈未熟張禹傳耶漫錄謂承漢書誤是也

山樵

夜話

張彥遠法書要錄所載何延之蘭亭記序云自
右軍留付子孫傳七代至永禪師付弟子
辯才大宗至遣監察御史蕭翼微服作書
生以詭辯才始得之然劉餗傳記云蘭亭
叙梁亂出於外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
至大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或以獻晉王
即煬帝也帝不之寶後僧智果借榻及登

極竟不從索果師死弟子辯才得焉文皇
為秦王日見榻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
蘭亭終不至焉及知在辯才處使歐陽詢
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貞觀十五
榻十本賜近臣帝崩中書令褚遂良奏蘭
亭記先帝所重不可留遂祕於昭陵焉劉
餗父子世為史官以討論為已任於是正
文字尤審則辯才之師智果非智永求蘭
亭叙者歐陽詢非蕭翼也此事鄙妄僅同

兒戲太宗始定天下威震萬國尫殘老僧
敢斬一紙耶誠欲得之必不狹陋若此况
在秦郎豈能詭遣臺臣亦猥信之何耶或
云第十五行有僧字蓋時榻本至多惟此
僧果所藏為真本故署僧字以別之或以
為曾不知老之將至非也 王銍

此跋與范丞相家所藏首尾下同前
一段已載紀原門後有云滕章敏公
元發嘗為先子言師定武日聞之故

老慶曆中宋景文為帥有士子携此
石遊走四方最後死於營妓家樂營
吏孟水清取以獻子京愛而不敢有
也留于公帑自是定武蘭亭傳天下
幾四十年至元豐中薛師正樞密為
帥携去其子紹彭別撫贗本在郡然
其親友猶於薛氏得舊本也大觀間
其次子嗣昌始內之 御府胡羯之
亂不知所在云建炎三年十一月望

汝陰王銍書

此跋載歲月次序頗定却無或云以

下語姑備錄云世昌

永和中王羲之修禊事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群

賢畢至少長咸集序以謂雖無絲竹管弦
之盛一觴一詠亦足以暢叙幽情則當時
篇詠之傳可考也今觀謝安五言詩曰萬
殊混一象安復覺彭殤而羲之序乃以為
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蓋反謝安

一時之語而或者遂以為未達此特未見
當時羲之之詩爾其五言曰仰視碧天際
俯瞰綠水濱寥閒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
矣造化功萬殊莫不均群籟雖參差適我
無非親此詩則豈未達者耶史載獻之嘗
與兄徽之操之俱詣謝安二兄多言獻之寒
温而已既出客問優劣安曰小者佳吉人
之詞寡以其少言故知之今王氏父子昆
季畢集而獻之之詩獨不成豈亦吉人之

詞寡耶景祐中會稽太守蔣堂修永和故
事嘗有詩見詠贊門益為獻之等發也葛常之立方

晉右將軍書為世所寶于今八百餘年其間以
書法垂世者無慮數百千輩莫不敬而神
之未有以一言竊議者可謂古今獨步矣
修禊詩序又其所自愛重付之子孫者則
又可知獨不甚聞於宋齊間時尚未出也
唐興文皇得之而後盛行於世論者言自
唐以來以及我宋未有不得乎此而稱名

世之書者蓋萬世法書之所自出也此序真
蹟真刻皆亡已久今所有者唐世撫搨所
傳承平日惟定武號稱第一尚幸及見之
歐陽文忠公集古有四未嘗盡得今雖有
之亦莫能辨山谷嘗論褚河南所臨及豐
肥因及洛下張景元龍圖所藏而云斲地
所得者蓋築地則此石當為杵碎因築得
之中有柄竅縱廣僅數寸大都不過三十
餘字初號杵蘭其字輕瘦勁健與定武本

不可高下神氣飛動尤覺天成識者云此
真褚河南所臨也自是易名褚蘭猶憶靜
躁諸字妙處不能形容以此知昭陵所藏
蓋可想見因思天下尤物昔人所謂百不
為多一不為少雍意不然不可無一不可
有二一或可保一則騰空而去矣書詁有
言樂毅黃庭但得成篇足為國寶况此序
為絕筆乎方知文忠千卷不無濫錄鄴侯
三萬矣以多為雍衰老之年傳再觀定武

舊本於夷陵迺三歎息而書其後淳熙辛

丑歲中秋日河南郭雍書

雍峽州人號中晦先生字願正

王羲之蘭亭三日序其辭翰為世所寶然議者

以謂梁昭明太子不集此篇於文選者以
其有天朗氣清之句或者以為不然季春
乃清明之節朗亦明也於義未病予因讀
楚詞云秋之為氣也天高而氣清由是知
昭明之所去取也又如所謂管絃絲竹之
樂語衍而復茲皆逸少之累歟

王得臣
塵史

范季隨一日謁陵陽公坐間見文選一冊公指以相示曰古語云文選爛秀才半其間有多少事一客輒曰常聞人言王右軍蘭亭序不入選蓋為不合有絲竹管絃之語絲竹即管絃也又天朗氣清不當於春時言公笑不荅客退叩之公曰春多氣昏是日天氣清朗故可書如子美詩六月風日冷之義絲竹管絃四字乃班孟堅西漢中語梁以前古文不在選中者多矣何特此序

耶安可便出議論

陵陽宣中語

世說

王右軍得人以蘭亭集序方金谷詩序又以已敵石崇甚有欣色注云王羲之臨河叙則是序亦名臨河劉孝標當有所據東坡曰此許敬宗之言敬宗人奴也見季倫金多故以為賢於右軍爾夫二十四友皆望塵之流豈足比方逸少耶東坡山陰陳迹詩強把先生擬季倫

徐彥

和送此卷云是右軍斫鱸圖余觀此榻上

偃蹇者定不解書蘭亭序也右軍在會稽
時桓溫求側理紙庫中有五十萬盡付之
計此風神必有巖壑之趣爾永思堂書
題右軍所
繪圖後
謝安人物為江左第一其為跋殊未可逸少意
作書譏諸殆欲痛哭此可謂君子愛人以
德者以紙五十萬與桓溫何足道哉此乃
史官之陋而魯直亦云爾何哉本傳又云
蘭亭之會或以比金谷而以安石比季倫

聞而甚喜金谷之會皆望塵友也季倫於
逸少如鵠鳶之於鴻鵠尚不堪作奴而以
自比决是晉宋間妄語史官許敬宗真人
奴也見季倫金多賢於逸少今魯直亦恠
畫師不能得逸少高韻豈不難哉
東坡跋
斫鱸圖
徐師川云蘇端明嘗言魯直雜文專法蘭亭
後山
米寶晉嘗有一帖與宗虞世恬之子太尉云先
公墓誌頃刻得筆不麤細相問如蘭亭

談叢

披之花雲滿目乃非吏人書也此亦可以
開示習蘭亭之蹊徑也山樵

右軍器宇詞翰三者俱優而曲水序中有樂極

悲來嗟悼之意文選中王元長曲水詩序

曲水叙不收豈昭明深於內學以羲之不

達大觀之理故獨遺耶晁氏

寶晉題黃素黃庭經後有云逸少真書惟此經

與樂毅論太史箴告誓文累表也蘭亭洛

神賦皆行書其他並草書也草十行敵行

書一字行書十行敵真書一字爾

寶章集

蘭亭絲竹管絃或病其說歐陽公記真州東園

汎以畫舫之舟曾子固亦以為疑

蘭亭集或以方金谷叙右軍甚喜此殊不可曉

郝嘉喜人以已比符堅殆同此病陳公廩

居洛為襖飲與客酬唱無愧山陰之叙者

謂禮義無踈曠之比道藝當筆札之工誠

不媿矣余觀逸少安石邁往不屑之韻豈

但筆札之工公廩自云無愧蓋王謝之細

耶韓安國不能賦罰酒三斗子敬詩不成亦飲三觥議者以是少之瑯蟲生遂有矜色彼豈謂一詩一賦足以盡豪傑之士哉

胡明仲跋羅長卿所藏蘭亭詩

羲之傳云初渡浙江便有終焉志會稽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與羲之同好嘗燕集山陰之蘭亭羊欣筆陣圖云羲之年二十三書蘭亭叙王師乾撰右軍祠堂碑云右軍自內

史後峻誓墳塋捐棄龜組曲水蘭亭自為之序黃長睿東觀餘論云永和十年右軍年三十八時已去會稽郡矣何延之蘭亭記云永和九年暮春宦遊山陰修禊禮所記右軍出處年歲皆不同晉傳云羲之初渡浙江有終焉志會稽佳山水名士多居之嘗與同志燕集山陰之蘭亭為之序以申其志信如列傳則蘭亭之遊乃右軍隱居之日也按通鑑云永和四年殷浩以江

州刺史王羲之為護軍八年王羲之遺殷
浩書諫北伐十年以前會稽太守王述為
楊州刺史又晉傳羲之自護軍右將軍會
稽內史實代王述及述刺楊州臨發一別
而去後王述檢察會稽郡疲於簡對稱疾
去郡於墓前自誓時永和十一年之三月
也以此推之歲在癸丑為永和九年其時
為會稽內史無可疑者晉傳既脫略羊欣
王師乾輦所記皆舛黃長睿號該洽嘗跋

右軍破羗帖云永和十二年去會稽郡已
歲餘此語良是至東觀餘論則自相抵牾
有不可解傳又言右軍壽五十有九按右
軍生於惠帝大安二年癸亥沒於穆帝五
年辛酉以此推之右軍蘭亭之遊時年五
十有一當是時謝太傅隱居東山遂同此
集碑署瑯瑯王友謝安是也葛常之韻語
云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蓋用謝
安一時之語或者又疑羲之傳為會稽內

史日與尚書僕射謝安書云按謝太傅以
升平四年為桓宣武司馬後十餘年始當
國為僕射而永和八年為尚書僕射者謝
尚也以尚為安乃傳之誤李兼

蘭亭考卷八

蘭亭考卷九

法習

右軍之書代多稱習可據為宗匠取立指歸豈
惟會古通今亦乃情深調合至使摹榻日
廣研習歲滋先後著名多從散落歷代孤
紹非其效歟試言其由略陳數意止如樂
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太師箴蘭亭集
序告誓文並代俗所傳真得絕致者也寫

桑世昌集

樂毅則情多悌鬱書畫贊則意涉壞竒黃
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橫竒折暨
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戒誓情拘意
慘所謂涉樂方笑言息已歎豈惟駐想流
波將貽嗶暖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
文雖其目擊道存尚或心迷議舛莫不強
名為體共習分區豈知情動形言取會風
騷之意陽舒陰慘本乎天地之心孫過庭
書譜
褚遂良正行全法右軍洛都袁氏家遂良書帝

京篇一卷體裁用筆竊効蘭亭

法書苑一
本云今司

徒王
欽若

山谷遊荊州得古本蘭亭愛玩不去手因悟古

人用筆意作小楷日進曰他日當有知我

者山谷家傳有云公楷法妍
媚自成一家餘與此同

東坡道人少日學蘭亭故其書姿媚似徐季海

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勁迺似柳

誠懸中歲喜學顏魯公揚風子書其合處

不減李北海至於筆圓而韻勝挾以文章

妙天下忠義冠日月之氣 本朝善書自
當推為第一數百年後必有知余此論者

東坡墨
跡後

王著臨蘭亭序樂毅論補永禪師周散騎千字
皆絕妙同時極善用筆使胸中有書數千
卷不隨世碌碌則書不病韻自勝李西臺
林和靖蓋美而病韻者王若勁而病韻者
周越皆渠儂曾次之罪非學者不盡功也
顏太師稱張長史雖姿性顛佚而書法極

入規矩也故能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如
京洛間人傳摹狂恠字不入右軍父子繩
墨者皆非長史筆蹟也蓋草書法壞於亞
栖也 周子
帖

古人作蘭亭叙孔子廟堂碑皆作一淡墨本蓋
見古人用筆迴腕餘勢若深墨本但得筆
中意爾今人但見深墨本收書鋒銛故以
舊筆臨做不知前輩書初亦有鋒鐔此不
傳之妙也 淡墨
研銘

子瞻少時學蘭亭極道媚中年以來筆墨重實

李北海未足多也東坡書

今時學蘭亭者不師其筆意便作行勢正如羨

西子捧心而不自寤其醜也余嘗觀漢

時石刻篆隸頗得楷法後生若以余說學

蘭亭當得之元祐六年十月丙子阻風於蕪湖縣徑行到吉祥寺魯直題

王氏書法以為如錐畫沙如印印泥益言鋒藏

筆中意在筆前爾承學之人更用蘭亭永

字以開字中眼目能使學家多拘忌成一

種俗氣要之右軍二言群言之長也跋絳帖

東坡云大字難於結密而無間小字難於寬綽

而有餘寬綽而有餘如東方朔畫像贊樂

毅論蘭亭楔事詩叙先秦古器科斗文字

結密而無間如焦山崩崖瘞鶴銘永州磨

崖中興頌李斯嶧山刻秦始皇及二世皇

帝詔近世兼二美如楊少師之正書行草

徐常侍之小篆此雖難於為俗學者言要

歸畢竟如此如人眩時五色無主及其神

澄氣定青黃皂白亦自粲然學書時時臨
模可得形似大要多取古書細看令入神
乃到妙處唯用心不雜乃是入神要路已
上山谷一本云東坡云云此確論也予嘗
申之曰結密無間瘞鶴銘近之寬綽而有
餘蘭亭近之已上山谷

蘭亭考卷九

蘭亭考卷十

詠贊

桑

世昌集

羲之年三十三書蘭亭三十七書黃庭經書訖
聞空中有語卿書感我而况入手吾是天

台丈人

羊欣筆
陣圖

二王書語中有蘭亭詩云悠悠大象運輪轉無
停際陶化非吾匠去來非吾制宗統竟安
在即順理自泰有心未能悟適足纏利害

未若任所遇逍遙良辰會

其一元章云王仲攷收蘭亭詩

一卷悠々大象運

始是一種分開

三春啓羣品

迹一作

寄

暢

在所

因

仰

眺

碧

天

際

俯
碧綠水濱寥

初

一作

無

厓

觀

寓

目

理
大矣造化功

萬

殊

莫

不

均

羣

籟

雖

參

差

適

我

無

非

隣

具二御府本及陸東之本隣作新又有作親字第一卷此詩無

前二

猗撫二三

莫託

造

真

探

玄

根

涉

世

若

過

客前識

虛

室

是

我

宅

遠

想

千

載

外

何必謝曩昔相與無相與形骸自脫落

其三

鑑明去塵垢止則鄙吝生體之固未易三殤解

天刑方寸無停主矜伐將自平雖無絲與

竹玄泉有清聲雖無嘯與歌詠言有餘馨

所樂在一朝寄之高千齡

其四

合散固其常脩短定無始造新不斲傳一往不

再起於今為神奇信宿同塵滓誰能無此

慨散之在推理言立同不朽河清非所俟

其五法
書要錄

柳子厚邕州馬退山茅亭記曰蘭亭也不遭右

軍則清湍脩竹蕪沒於空山矣

韓漳州報澈上人詩早歲京華聽越吟聞君

江海分逾深他時若寫蘭亭會莫畫高僧

支道林

韓忠獻王帥定武喜得蘭亭石刻詩云臺英正

約尋芳會誰是山陰作序人又云欲繼永

和脩故事愧無神筆走龍蛇又云欲學永

和當日序愧無竒筆紹前蹤又云一觴一

詠無絲管恰似蘭亭列坐時又云休論俛

仰為陳迹且學山陰被襖杯又云會餘俯

仰皆陳迹不醉山陰定笑人

東坡墨妙亭詩蘭亭璽紙入昭陵世間遺迹猶

龍騰顏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

東坡和陶詩云再遊蘭亭默數永和考蘭亭之

會自右軍謝安凡四十二人後大曆中朱

迪吳渭吳筠等三十七人經蘭亭故池聯

句賞有文辭會歡同癸丑年之句必用是

姚令威西

華鎮會稽詠古詩墨妙風流亘古今等閑陳迹

冠山陰耳聞正觀求真跡眼見天章照茂

林鐵限僧房迹未移千通真草了無遺蘭

亭墨妙何由見祇說蕭郎奉使時山中父老尚能

說蕭

翼事

薛道祖詩東晉風流勝事多一時人物盡消磨

不因醉本蘭亭在後世誰知舊永和清閑堂楊

伯時本

樂城山陰陳迹詩卧對鄰人氣已真晚依丘壑

更無倫不須復預清言侶自是江東第一

注云逸少知清言之害然

山谷題楊凝式書俗書喜作蘭亭面欲換凡骨

無金丹誰知洛陽楊風子下筆却到烏絲

攔

山谷贈立十四詩擁書環坐愛牕明松花泛硯

摹真行字身藏穎秀勁清問誰學之果蘭

亭

蘇易簡題家藏蘭亭詩有若像夫子尚興闕
里門虎賁類蔡邕猶旁文舉尊昭陵自一
閉真蹟不復存今余獲此本可以比璵璠
蔣之竒墨妙亭詩蘭亭榻本得遺法字體變化
人莫窺梭飛壁間勢屈矯劍出獄底光陸
離可憐闕齧侵點畫鐵網買斷珊瑚枝
永徽中所撫蘭亭叙後題云永徽去正觀不遠
得真為寂其詩曰永和九年暮春月內史

山陰幽興發羣賢題詠無足珍叙引抽毫
取竒扎好之寫來終不如神助留為後世
法二十八行三百字橫寫雖多誰定似昭
陵竟發不知歸尚有異形終可秘彥遠記
模不記紙要錄班班有名氏後生有得若
求齊俗說紛々那有是
熠熠客星豈晉所得養器泉石留腹翰墨戲著
談標書存馮式鬱鬱昭陵玉盃已出或溫
無類誰寶真物如月非虛志專乃一繡線

翰墨風流冠古今
鵝池誰不賞
山陰此書雖向
金鑄瑤機錦袂
猗歟无章守之勿失

昭陵朽刻石猶能易萬金
紹興十六年歲

日懶拙翁米元暉跋于行朝天慶觀東私

居書航之北總時雨霽風和

圖契朴凋稱聖智萬古奔沉餘末伎蘭亭醉墨

序尤快人意也跋致柔定武本

更無加始信功名皆儻爾度翼兒郎豈不

黠自是家雞卑野雉退之強聒六藝疎見

處終能到姿媚丞相有金那得取不與官

家深自秘却因同好露心骨誤使蕭義誇

善計摸金何用置中郎温韜家有昭陵器

披沙但只取黃金剔軸安能收故紙天章

寶塔高聳峨永著文皇好文藝至今油蠟

模未已善本何辭萬金棄

已上寶晉

真偽紛紛聖得知風流千古一羲之山陰勝槩

今何在却有入傳定武碑

李大異跋游本

逸少遺墨尤貴蘭亭至於玉石不肯隨耶律入

旃酪之腥此為異也臨紙三歎繫之以詩

英華寂忌凋元氣骨瑩神清袂襖時蠶蠶
鼠鬚雖我助家雞野鷺竟誰痴梓棺賻椽
從英主玉石遲留肯裔夷今日中原陷荆
棘摩挲墨本鬢成絲

昭陵忍死覓重紙月在長空影浮水來禽不傳

練袞毀婢作夫人喪容止家雞野鷺知何

似醜婦撫膺羞欲死君家所藏脩楔字如

錐畫沙復無比定武長沙虵蚓耳

王仲衡題
袁氏本

河東薛紹彭勒唐榻硬黃本嘗贊其後云文陵

不載啓古刻石已殘鋒銳久自滅如出擲

筆端臨池幾人誤詎識筆意字正觀賜榻

本尚或傳衣冠茲寔兵火餘分派非殊源

妙用無隱迹神明當復還祕藏懼不廣模

勒金石刊庶幾將墜法可續後世觀來者

儻護持何止敵瓊璠

清閔
堂本

柳公權紫絲鞞蘭亭詩二帖待制王廣淵摹石

跋云龍圖大諫李公帥府暇日出書請撫

石李公李師中也寶晉的聞云今在富鄭

公子宿州史君家

定武本自薛嗣昌進入

詔龕置宣和殿壁或

云眷思東閣後徒良岳瑪瑙亭舊傳宮詞

云碼碯亭根萬寶陳珠連壁合關精神眇

然一片中山石有許光芒獨冠倫蓋謂是

也或說米寶晉所賦清平詞之一章

桑氏筆記

文皇嗜好非聲色偶愛蘭亭亦其癖河南猶恐

後來聞竟使昭陵隱真蹟世間能悟知幾

人墨本珍傳意愈勤有似春雲隱明月光

影還到千江分法曹得此深恨晚有客攜

從大梁遠多言南渡罕曾見大勝薛家蟬

翼本嗟我學書從少年較計點畫分媿妍

老拈擲筆萬事懶忽見錦軸心凄然真行

姿媚公所取篆隸何妨更兼有退之但作

石鼓歌談笑譏訶換鵝手

新安羅頌

堂堂淮陰侯夫豈噲等伍放翁評此本可作蘭

亭祖馮氏所藏蘭亭二本得之昭德晁氏

子其三世也嘉泰二年二月六日陸游年七十八題

璽紙藏昭陵千載不復見此本得其骨殊勝蘭

亭面右定武舊本蘭亭骨氣卓然可見不以

南朝千載有斯人拈出蘭亭花草春俛仰之間

已陳迹至今此紙尚如新揚誠齋跋表起巖本

劉度次裴過蘭亭書堂詩蘭亭擬金谷逸少比

李倫史臣作此語無異屠沽人君看蘭亭

墨歲久迹豈陳當時本嬉戲後世乃見珍

我行適春暮及此禊飲辰墨池奏環玦書

堂暗松筠堂中有遺像儼坐遺冠巾情知

金堂仙可望不可親物色儻見之欲去猶

逡巡

昭陵永閔千年迹定武相傳幾樣碑此是中原

舊時本石今焉往落東夷君家何處得此

紙刻畫爛然猶可喜六丁神物好護持更

有諸賢題姓字環澗王容

路入山西更向西雨和春雪旋成泥風吹疊巘

雲頭散月照平湖鴈影低拄杖負書尋遠

寺倩童牽鹿渡深溪今朝獨宿巖東院

唯聽猿吟與鳥啼蕭翼宿雲門東客院

絕頂高峰路不分嵐煙長瑣綠苔紋獼猴推落

臨崖石打破下方遮月雲蕭翼留題雲門

右蕭翼詩辭不多見此二詩在雲

門作所謂拄杖負書者正訪蘭亭

時也似孫題世昌近於東墅閱高

方見此詩及跋使御史不有此

行鳥得是清絕語故具載之

一麾東晉守八體入神書墨水傳遺跡蘭亭表

舊居掛冠高興逸坦腹舊床虛峻嶺崇山

景依然想似初高祖之右軍祠堂

王龜齡會稽詩羣賢少長畢經過曲水流觴憶

永和一代風流已陳迹世殊事異感傷多

悟言一室許誰親相遇無非我輩人放浪

形骸嗟老矣仰觀宇宙尚艱辛

右軍書最珍此者以其草藁塗竄之餘初不用

意而筆墨蕭散自有天然竒趣耳無心工

拙當閑暇信手縱橫盡技能朱蠟騰摹猶

若此可憐真蹟殉昭陵紹興戊午秋因觀畢氏所藏定武舊

昭陵蠶紙傳夢事修禊千古欽餘芳公今克携

石本為題前句
河東薛仙季同

定武本趙北復歎塵沙黃細看筆力自外

出妙處畫裏藏鋒芒漢官威儀落眼界九

鼎之重虞窺攘暗中摸索辯真贗葑屋猶

有千丈光翹車道逢我所嗜流涎顧視裾

淋浪祈公分既我一本小儒不願尚書郎

項在建康少董寶此凡三本是時已作此
語及過臨安少董竟以一本為既暇日復
過書堂又觀此善最因書前
詩以繼其後康山田秀實

生涯寄簞瓢嗜古成傳癖曾蟠萬卷書楔帖究

所出三百七十五異論溢編帙更相自戈矛

又類相形色我昔識諸老高論聆侍側王筆

貴藏鋒真贗拚金錫精神苟不具徒爾致研

席搜訪諸賢語編類置丈室使我心豁然登

山如得屐妄意於斯文庶可益涓滴作詩謝

來况持寄俟他日趙徽州彥衛倅台日常許
蘭亭二三說丙辰春因以

詩扣之此
其次韻也

形槁木心死灰被裘褐攢瓊瑰彼烏紗而皂帶

其慢言似高其游言似詛機心舞于眉端蓋
有與之偕來乎

李漢老跋田務本家藏蕭生取蘭亭圖

蘭亭考卷十

蘭亭考卷十一

傳刻

桑

世昌集

御府

一本紹興元年秋八月十四日刊定武本

後有寶字方印及御製跋

一本會字全不界行斯文下有貞觀單印

上角微圓末篆書題卓觀石刻紹興

乙卯重刊

已上二本又見紹興淳熙雜法帖內

一本闕在癸丑稽山陰之蘭亭脩長此林

脩竹又有清流激湍共二十一字有

紹興雙印

一本領字有山字會字全無界行有紹興

雙印

一本會稽下闕山字蛟篆紹興雙印

定武

一本天字小損其字瘦勁

一本天字全字肥此疑是古今

一本鏡損湍流帶右天五字

一本崇山字中斷第六第七第八三行破

裂無絲竹管絃之一觴一詠亦足以

是日也十六字榮芑云定武脩城後

夫所得後歸康惟章家

一本棗木刻五字不損王順伯所類本內

一本亭列幽盛遊古不群殊九字不全

古今士夫家所藏本未易殫紀其

詳有已見於審定卷者不復重出

特舉其際爾

會稽

一本辛道宗跋云宣和庚子冬被命平二浙賊明年夏剡溪掃殘孽還訪蘭亭遺跡於天章寺是時兵燹初絕盡為荆棘瓦礫之場王謝風流惟山川在爾裴回四顧為之嘆息求於越人得舊修禊叙筆畫失貞意謂當有來者能求佳本刻之林下後十年建炎庚

戌歲扈

蹕再至雖舊寺棟宇已成

而所期未副矧山陰無蘭亭帖豈非是邦闕遺也遂以唐臨本刻石卷有

太上皇帝宸翰

係是賢所臨

徽廟御書唐

御寶仰其上

鑒賞後則蔡襄君謨宋敏求

次道一時名公題字又曰延雋者周

仲章也安惠公起之子膳部外郎越

姪也其家圖書為當時第一此本淵

源固有自矣曰大防呂汲公也曰陟

爰世弼也曰尋劉執中也曰洙孫巨源也曰彥先許覺之也曰仲來豫章李定也因併刻之石以遺山中僧庶幾少補訪古幽討之士攬觀云紹興改元五月甲子又紹興元年車駕駐會稽正月十二日會宰屬官于政事堂之別廳時辛道宗為樞密都承旨出所藏唐人臨本蘭亭云出內府毗陵張守金陵李回洛陽富直柔襄

陽范宗尹同觀或云辛道宗所刻不快然自足不之將至所當其欣於已情隨事等字又第五字有察字

一刻蠟紙本有少長咸欣俛仰之間以為陳跡猶不十四字雙鈎不填後題乾

符元年三月詳見臨摹門

一本後有僧權署字係題開寶十八年三

月二十日

洛陽

一本不痛哉若合一契兩行之間甚闊止

無會字

邯鄲

余嘗見此本於表姪陸寓處清勁可愛自第一行至第十七行下皆損一字移注於其上後跋云定武蘭亭真本今已不知所在採有家藏者因官邯鄲乃摹于石以永其傳大宋元祐四年張採益仲

一本在倅廳自第十三行至末橫裂而上又自二十八行後自裂處五行詢之耆老云其石碎已百年王自牧家有未經刊闕時本庶幾定武典刑也

一本自南澗家

一本褚遂良正觀八年所模序首無永字雖古而未盡善也

豫章

一本前有忠孝之家方印後題唐貞觀中

石本後六印作一行錢形忠孝之家
印黃扉珍玩又三印字不可辨末同
前方印

一本在法帖內第十十一二十三行有
橫裂文

一脩城所得本前有薛稷書義寶過盈
尺參神明以長生區以曜物得麒麟

兩行十八字後
高宗皇帝取石八
德壽宮今此兩

中刊在薛稷書內又王仲信跋云此
本得子西霞老道士云長安政和中
脩故官掘地得此石其
精神鋒銜在真定本上

七閩

刻貞觀本與豫章同前有忠孝之家方印
後亦同前六印但第五印在後行下
有漢北平守世家印印後方題唐貞
觀中石本

括蒼

三本會字全有界行後題模家本留刻仙

金陵

都紹聖丁丑蜀人劉涇

一本熙寧丁巳六月二十七日省局手裝
堯民誌後跋云蘭亭石刻世以定武
為最先公熙寧間得此本誌而藏之
逮今七十有一年懼歲久手澤湮漫
併刻于建都府治紹興丁卯十一月
旦清豐晁謙之謹題

上饒

景陵

一汪氏本刻同豫章自第十至十四行橫
裂後有汪德輝忠衛社稷之家二印

一本自第一行首至第七行末裂文甚大
乃景陵郡齋舊物湮沒民間日久郡
守何文度得之紹興丁丑歲十月十
有二日跋

九江

一本自第五行首至九行末有大裂文

龍舒

一本刻褚書有篆額蘭亭記作長行後

有黃扉珍玩印忠孝之家圓方兩印

題貞觀八年褚遂良摹

八桂

一本用米寶晉本開後有米氏印記

永嘉

一本字大行闊并刻乾封二年懷仁集右

軍及序有秦吳三跋

丹立本

一前有薛稷篆十八行字者見存彭漕家

云得之淘河之夫

常德

一本乾道間所刻具三體仍載坡谷諸

跋在其後有殺胡林一事尤佳

臨川

一掘出麻姑石本列坐盛是日六七八三

行裂損十九字

一本無會字及界行後有玉冊官楊仙芝
模刻八小字

周安惠家本

此本見存秀邸有曾叔彥思跋曾得
於越之姪衍及大觀己丑歲也紹興
癸酉重加表飾已四年

陳氏本

簡齋用池紙臨中闕痛字
高宗所賜臨本亦然似是
御本寫

三米本

米氏父子模刻于淮山樓

杵本

因斲地而得者有杵竅初號杵蘭亭
後易為褚

陶氏本

陶憲定字安世多藏秦漢以來古物
有定武本

諸葛氏本

字極大恐是別本模

錢氏本

前後凡七印有文僖公手書唐正觀
中石本六字紹興癸酉夏六月元孫
傑之刻

中山王氏本

此本前瘦後肥體畫溫潤有典刑後
列六印亦佳

吳氏本

斯文下有吳璜書印

尤氏本

遂初尚書用楊伯時本刻

劉氏本

字極大無言所刻會字全餘皆不門

范氏本

修禊帖用定武墨本重摹入石紹興
十六年八月戊申方城范序辰識

邵武本

後有勳字圓印政和乙未暮秋望重刻定武古本陽羨邵勳記

陸東之本

王氏金石錄云五言蘭亭詩二十四行而蘭亭只類重刻鈔本又有陳和叔郇國公東坡子由跋見審定門

潘氏本

在安吉縣第二十及二十一兩行裂

石氏本

失無期於昔人之懷七字

石熙明家有二

唐硬黃本

薛紹彭勒唐榻本第十四行僧字上有察字且有鋒鋌又清閔堂本後有紹彭二字

織本

松窓雜錄載元宗先天時所有異物如雷公鎖辟塵犀簪暖金之類凡十

殘石本

有三西蜀織成蘭亭叙是其一也

蘇本

此得之淺闕之餘仍作二塊前一塊

有悲夫雖殊事一也後之攬文共十字

下有小字云蘇氏太簡後一塊復裂

為二字已漫滅但彷彿先世名玩文

蘇本

五字可辨

南嶽本

一本後有定武仍孫伯儋六字篆印

章氏本

申公家刻中有橫斷紋有章氏印

盧氏本

斯文下有盧宗道三字印後題唐硬

王本

黃本淳熙乙未中秋刻

徐滋本

在湖州瘦勁而皴剥自十七十八行

內有大裂文如本刻之末首及此皆

無名文

本無名文六會字全刻首云蘭亭叙

無名氏

此本無名氏會字全後有云蘭亭榻
傳刻諸家所收本極多未有及此者
不知誰書

武陵本

在第九卷帖中無僧字

王氏藏本

凡十帙殆百本以定武舊刻為首北
本副之嘗從順伯子友任借觀外有
四軸奇甚見諸公跋

章力本

蘭亭考卷十一

蘭亭考卷十二

釋禊

桑

世昌集

風俗通曰周禮女巫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禊者
絜也尚書厥民析言人解析也蔡邕曰論
語浴乎沂禊出於此

顏延年曲水詩序周翰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
巳於溱洧兩水之上執蘭招魂祓除不祥
上巳即三日也翰所注引韓詩也李善注

曰女巫掌祓除疾病禊者潔也已者社也

王融序注

漢書太后春辛蠶館率皇后列侯夫人桑遵濡

人而祓除續禮儀志曰三月上巳官民一作

官皆禊於東流上自濯洗祓除宿垢為太

潔五行志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師古曰

祓除惡之祭也列傳武帝即位無子平陽

公主求良家女飾置帝祓灞上而遇焉應邵

注云祓除於水上已禊也又衛皇后傳帝

祓霸上孟康曰祓除也於霸水祓除也師

古曰祓音廢禊音系

竹林七賢論王濟諸人嘗至洛水解禊事明日

或問曰昨遊有何語議曰張華善說史漢

裴逸民叙前言往行袞袞可聽世說諸名

水戲還樂令廣問王夷甫曰今日戲樂乎

史曰裴僕射善談名理有雅致張茂元論

荆楚歲時記三月三日四民並出水濱為流杯

曲水之飲取黍麴菜汁和蜜為餌以厭時

氣

夏仲御別傳曰三月三日洛水公王以下並南
浮橋邊襖仲御時在船中曝藥賈公望之
問船中者為誰重問乃荅曰會稽北海間
民夏仲御

續齊諧記晉武帝問三月曲水何義摯虞曰漢
徐肇以三月初生三女不育以為怪攜之
水濱盥洗因水以泛觴曲水起此東哲曰
摯虞不足知此周公成洛邑因流水泛酒

故逸詩云羽觴隨波秦昭王三日置酒河
曲有金人奉水心劍曰令君制有西夏秦
霸因其處立曲水祠二漢相公皆為盛集
帝曰善

沈納宋書曰魏已後但用三日不復用已也麗記

曰古用上已
今用三日

歐陽詹魯山令李胃三月三日宴寮友序云唐
今上御宇之九年定三節二月一日曰中
和九月九日曰重陽次取此日之襖飲賜

群臣大宴登高臨川四方有土之君亦得
宴其寮屬

蕭穎士蓬池禊飲序曰禊逸禮也鄭風有之蓋

取勾萌發達陽景敷照握芳蘭臨清川柔

和蠲潔用微介祉晉氏中朝始參燕胥之

樂江右宋齊又間以文詠風流遂遠鬱為

盛集若夫華林曲水萬乘之降也蘭亭激

湍專城之踐也

王勃獻之山亭修禊序曰永淳二年暮春三月

修禊禊於獻之山亭今之視昔已非昔日

之驩後之視今豈復今時之會

王維暮春讌逍遙谷序曰竊思楚傳嘗詣草

堂之居仰謝右軍忽序蘭亭之事

元稹刺越州所辟皆文士鏡湖秦望之遊月三

四馬詩什盈帙與副使竇鞏酬唱稱蘭亭

絕唱舊唐書

上巳日於流水上洗濯禊除去宿垢故謂之禊

禊禊者潔也王逸少作蘭亭記云永和九

年歲在癸丑會于山陰之蘭亭脩禊事也
當其群賢畢集遊目騁懷之際而感慨係
之乃有一死生為虛誕齊彭殤為妄作之
語議者以此咎羲之之未遇也先文康公
晚歲卜居於寶溪之上建觀禊堂于水濱
紹興癸丑與客泛舟脩禊甚樂距永和癸
丑不知其幾癸丑也因與客相與推筭自
永和九年歲甲子一周為晉義熙九年又
一周為宋元徽元年自後梁大通元年隋

開皇十三年唐永徽四年開元元年大曆
八年太和七年景福二年周顯德二年

本朝祥符六年熙寧六年皆歲在癸

丑凡七百八十年矣乃作詩以紀其事云
快雨霽亭午晴曦作春妍鄰曲饒勝士共
開浮棗筵中流愜嘯咏隱浪金壺偏紅芰
初出水捧劔疑來前緬懷蘭亭會七百八
十年可憐右軍痴生死情纏綿由來彭殤
齊顧或謂不然吾黨殆天放卜夜就管絃

尺六細腰女舞袖輕回旋且畢今日歡不

期來者傳葛立方

曲水邀歡處遺芳尚宛然名從右軍出山在古
人前蕪沒成塵迹規模得大賢湖心舟已
並村步騎仍連賞是文辭會歡同癸丑年
茂林無舊徑脩竹起新煙宛是崇山下仍
依古道邊院開新地勝門占舊畬田荒阪
披蘭築枯池帶墨穿序成應唱道杯作
每推先空見雲生岫時聞鶴唳天滑苔封

石磴密篠礙飛泉事感人寰變歸慚府服

牽寓時仍觀葉歎逝更臨川野興攀藤坐

幽情枕石眠翫竒聊倚策尋異稍移船草

露猶霑服松風尚入絃山遊調今古有

多篇經蘭亭故池聯句鮑防嚴維劉全白宋

七人元本不注姓名於聯句下

日晚蘭亭北煙花曲水濱浴池逢婉女採艾值

幽人石壁堪題序沙場好醉神群公望不

至虛擲此芳辰孟浩然期
山人不至

卜洛成周地浮杯上已筵闔雞寒食下走
馬射堂前垂柳金堤合平沙翠幙連不知

王逸少何處會群賢孟浩然

越中山水高且深興來無處不登臨永和九年

刺海郡暮春三月醉山陰

壺觴須就陶彭澤風俗猶傳晉永和更使輕撓

徐轉去微風落日水橫波皇甫冉三月三日

洛城春禊元已芳年季倫園裏逸少亭前興中

舉白讌除生玄陸離軒蓋淒清管絃萍踈

波盪柳弱風牽未厭歡趣林浮夕煙高球三月

三日宴王明府山亭得煙字

蘭橈萬轉傍汀沙應接雲峰到若耶舊浦

蒲來移渡口垂楊深處有人家永和春色

千年在曲水鄉心萬里賒見君漁舟時借

問前洲幾路入煙霞劉長卿上巳泛舟耶溪

世間禊事風流處鏡裏雲山若畫屏今日

會稽王內史好將賓客醉蘭亭鮑溶上浙東孟中丞

或云鮑防作

洛人今脩禊群賢勝會稽盛筵陪玉鉉通籍盡

金閨波上神仙妓岸傍桃李蹊水嬉如鷺

振歌響雜鶯啼歷覽風光好汭意思迷

棹歌能麗曲墨客競分題劉禹錫三日與樂天河南李丑

陪令公洛禊

曲池流水細鱗鱗高會傳觴似洛濱紅粉翠蛾

應不要畫船來往勝於人禊亭東坡

齊釀如澗漲綠波公詩句句可絃歌流觴

曲水無多日更作新詩繼永和東坡和王勝之

風雩三月初三日禊事宣和勝永和又見會稽

王內史蘭亭對酒愛新鵝劉旦上已謝王豐父惠酒

小桃脫萼柳稍柔春色無邊破客愁好與

永和修故事一時人物盡風流若水上已

當時俯仰尚為陳千載重來感益新曲水已

傷迷故迹崇山依舊對遊人許安僧言王世

右軍遺跡永和春蘭亭有曩基墨池涵

漪淪書堂閱靈像五亭餘圓困吳奎

高士已陳迹青山猶故居地存修禊水俗有換

鵝書舊像丹青改諸山措法踈我來尋壞

壁妄意有遺餘趙昇臣宿天章寺

記得蘭亭袂辰今朝兼是永和春一觴一詠

無詩侶病倚山牕憶故人王駕永和縣上巳

危高宗諱跨淵淪清宜滌世紛飛湍逢石轉漱王

隔山聞影亂林花落山叢礧草熏茲為禊

飲地何羨右將軍蔣堂

一派西園曲水聲水邊終日會冠纓幾多

詩筆無停綴不似當年有哥觥蔣堂景祐丁丑創曲

水亭寮屬同賦

風流定續蘭亭盛幕府能無竇鞏賢又云右

軍筆墨空蘭渚安道風流詫剡溪彭汝礪送

程公關

坐想蘭亭通曲水行聞上巳接清明明年強健

醅嘉集定奪三觥賦不成賀鑄

蘭亭考卷十二

群公帖跋
逵再拜蘭亭叙議論多所未見

高宗學書說及米元章蘭亭叙樂毅論跋錄具別紙其他或尚有之未暇冥搜也澤卿彙次蘭亭考凡方冊所紀卷軸所題亦略備矣其不可致者天上書耳祕閣藏唐人鈎摹并鍾離景伯摹三軸皆有跋語錄收遺之南城曾漸書于道山堂

喚再拜蘭亭考已遍覽敬服該洽謹此納還

蘭亭帖所共寶澤卿嗜右攷粹如此種學之功

可以推矣碧環張從祖

蠶紙入昭陵唐筆各名家世重定武本頗似聚
訟字畫反不逮古何耶澤卿繪粹有條理
可為襖帖忠臣矣林至

長廊睥睨來者誰出門解后渠得知不言使者
求遺書只言浴蠶當及時從容與語益款
洽論到翰墨尤瑰竒山僧技癢不自禁稍
出脩襖蘭亭詞啓函展玩未及竟袖有黃

紙天庭追口吐氣褫僵欲死一騎趣向咸
陽馳虬鬚天子喜折屐詔許兩禁同觀之
龍騰鳳集在御榻平生觸眼何曾窺自從
蠶紙歸昭陵寶氣夜夜光陸離千年議論
經幾手極力追做分毫釐博聞強誌子桑
子上下纂輯無或遺清臞不滿六尺長中
有文字無津涯歸君此編忽自笑山東學
究真黠兒而今御史還書癡

澤卿示蘭亭考作蕭翼取蘭亭辭豫

古
章黃疇若開禧丁卯臘月六日

還澤卿蘭亭考古括葉時

古
書法光芒晉永和後來摹寫不勝多考論又得
桑夫子蘭渚風流轉不磨
自從璽紙殉昭陵定武流傳賸得名總輯舊聞
為博議即今真贋不難憑

予從事越府修圖志因哀蘭亭題詠及諸賢所
評襍帖為一編以俟澤卿庶有補蘭亭考
李孟達書戊辰元已前二日

襍序之傳歌詩序跋不知其幾愈出愈新贊揚
不盡澤卿又從而集之後之作者殆未已
也嘗記本長老赴闕時過金山佛印見其
朴野強使賦詩仍誦唐人以來佳句本忽
使人代書云水裏有塊石石上有箇寺千
人萬人題只是這箇事印深服之余輒用
其語曰定州有片石石上幾行字千人萬
人題只是這箇事可以發好事者一笑樓
鑰

澤卿往越欲以所編蘭亭書歸帥黃
公仍見三山舅氏送以二絕

鑰

蘭亭襍序幾臨摹會粹工夫十載餘
尋古跡不妨呈似老尚書

四海詩名陸放翁晚成嘉趣萬緣空
今安否欲向溪頭共釣蓬

澤卿蘭亭考用工深矣攜攻媿大參詩見訪次

韻併呈放翁待制

會稽太守黃由

字入昭陵不可摸後來僅及晉之餘識員盍向
龜堂問敢謂牽聯亦得書

澤卿年七十餘著蘭亭考自中原及渡江諸人

題跋罔蒐幾遍甲是乙非真若聚訟讀之

使人腹煩因思此叙蓋歐褚諸公之寫真

耳然研之極乃通於神如洙泗諸子之

肖仲尼終自弗叛非天寶以后諸人之所

及也嗚呼哀哉

鞏栗齊寄示
跋王順伯本

天台老樵示蘭亭考坐間矻矻說此書且曰我

幾蘭亭癖矣平生惟一善本為人取去豈謂寓意於物不留意於物者耶白鹿峰陸樗

嘉定初元嘉平望道山堂觀蘭亭考歎其贍博

長樂陳舜申宋謨 蒲田劉 渠仲則

溫陵陳模 中行 四明傅行簡欽父

華亭林至 德久 建安真德秀景化

金陵何剡 揖臣 清源留元剛茂潛

攜李陸彥 子高

石更青白故蕪新字看由中總是真畢子一生

三百紙樓公四句幾千春從來考古難題

處直到名流下筆親奄有山陰多寶藏莫

菴外面更無人廬陵揚長孺

蘭亭考用意勤甚欲人無所不知詎可厭其多

耶先太史字畫多法蘭亭至謂游荊州得

古本蘭亭因悟筆意是殆有言語不可傳

者矣雙井黃留子耕

字書自蘭亭出上下數千載無復倫擬而定武

石遂為今世大議論桑君此書信足以垂
名矣君事事精習詩尤工其即事云翠添
隣塹竹紅照屋山花益著色畫也葉適

嘉定辛巳冬碩蒙

恩守台行山陰道上壑流巖秀洞心

駭目想象入東諸賢高風逸韻邈乎

其不可挹也至郡有以桑君蘭亭考

見示者其繪粹訂證靡有遺恨豈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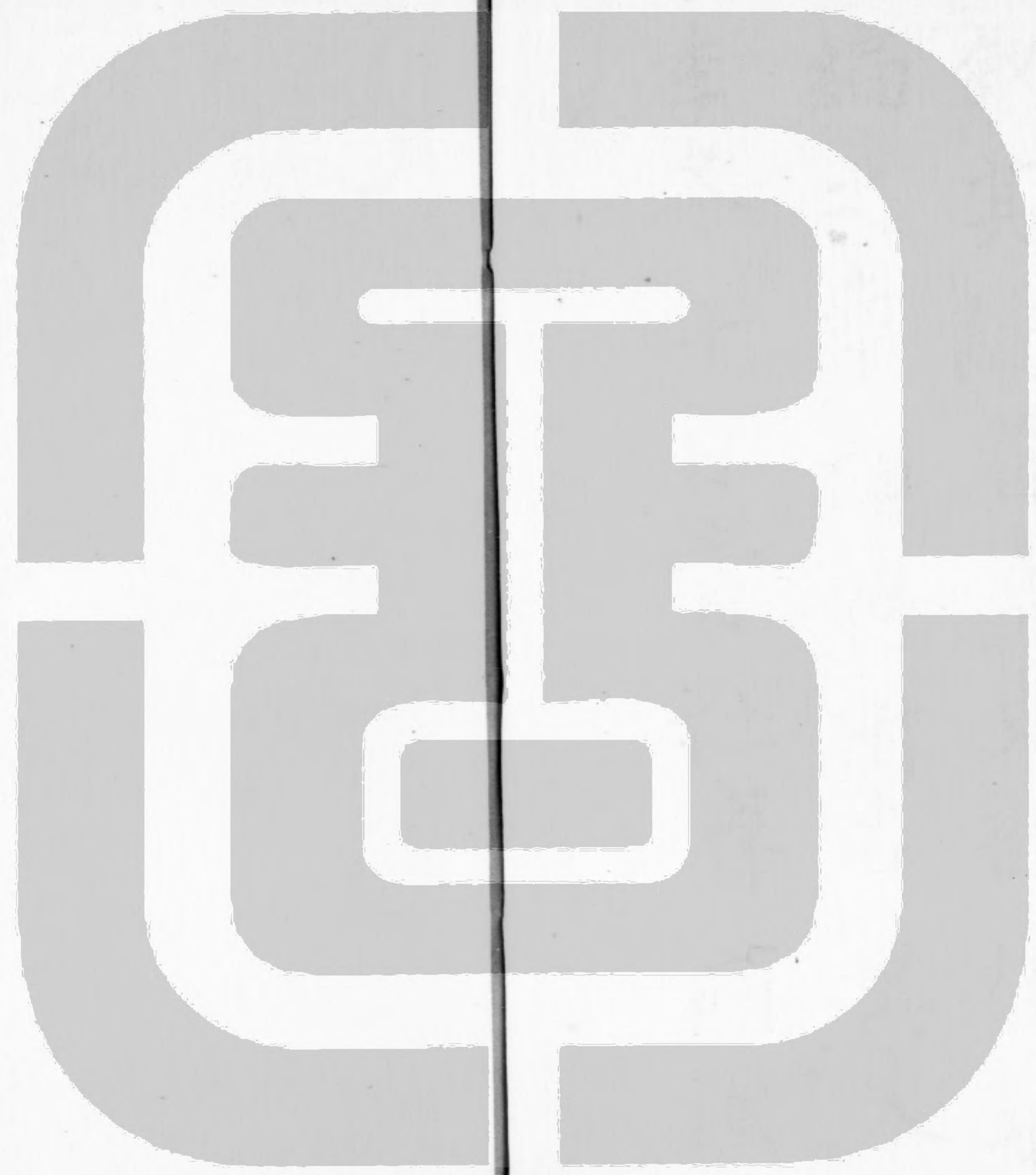
歎其識見之該洽暇日開卷徃徃令人

神遊茂林脩竹之下癸未司庾入越間

得一至山中雖永和陳迹已不復見而

高林崇阿正自無恙矧
思陵所臨襖帖有光燭天倉司郡齋咸
有舊刻嘗經前輩題品俱在攷中真
足以慰懷古之意然則是編可謂有功
於蘭亭當行於越無可疑者內相高
公曩嘗叙其編首今吏部復刪潤之
豈非是編之幸碩得附名其末抑又幸
也甲申季冬十日青社齋碩謹書





程子